牡丹亭 改本研究

赵天为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本书为东南大学985“科技伦理与艺术”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项目

《牡丹亭》改本研究

赵天为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牡丹亭改本研究 / 赵天为著. — 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07.12

ISBN 978-7-206-05495-2

Ⅰ.牡… Ⅱ.赵… Ⅲ.牡丹亭—文学研究 Ⅳ.I207.3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5133 号

牡丹亭改本研究

著　　者:赵天为

责任编辑:刘文辉　　装帧设计:陈　颖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　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　刷: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

开　本:787mm×1092mm　1/16

印　张:18　　字　数:22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5495-2

版　次:2007 年 12 月第 1 版　　印　次: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　价: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绪论 [001]
一、《牡丹亭》的场上之盛 [003]
二、《牡丹亭》改本概况和研究意义 [006]
三、学术视野中的《牡丹亭》改本 [011]

第一章　明代的《牡丹亭》全本改本 [017]
第一节　沈璟改本《同梦记》 [019]
第二节　臧懋循改本《还魂记》 [025]
第三节　徐肃颖删润《丹青记》 [039]
第四节　冯梦龙改本《风流梦》 [050]
第五节　硕园改本《还魂记》 [062]
附一：明代《牡丹亭》全本改本曲牌删改情况对照 [068]

第二章　清代的《牡丹亭》全本改本 [091]
第一节　《续牡丹亭》与《后牡丹亭》 [093]
第二节　冰丝馆本《还魂记》 [104]
附：王鑨《拟牡丹亭·寻梦》 [107]

第三章　曲谱中的《牡丹亭》改本 [115]
第一节　格律谱中的《牡丹亭》改本 [118]
第二节　清宫谱中的《牡丹亭》改本 [144]
第三节　戏宫谱中的《牡丹亭》改本 [171]
附二：《牡丹亭》全谱（专谱）曲牌改订情况对照 [182]

第四章 舞台上的《牡丹亭》改本 [197]
第一节　古代舞台上的《牡丹亭》改本 [199]
第二节　当代舞台上的《牡丹亭》改本 [226]

结论 [259]

参考文献 [263]

附录：《牡丹亭》改本研究论文目录索引 [271]

绪论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绪论

《牡丹亭》,全名《牡丹亭还魂记》,又简称《还魂记》,是明传奇中的浪漫主义杰作,中国戏曲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。作者汤显祖(1550-1616),字义仍,号若士,临川人,明代著名戏剧家,诗、文兼擅,著作颇富。他曾自谓:"一生四梦,得意处惟牡丹。"在《牡丹亭》中通过杜丽娘为情而死、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,寄托了"生生死死为情多"的"至情"观,表现了"因情成梦,因梦成戏"①的戏剧理念。

《牡丹亭》写成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,刚一问世,即"家传户诵,几令《西厢》减价"。与《西厢记》并誉为"传情绝调"、"词曲之最工者",传颂不衰,搬演至今。

---

① 明·汤显祖《复甘义麓》,《汤显祖全集》,第1464页,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1999。

一、《牡丹亭》的场上之盛

在封建道统日衰、思想禁锢益烈的明朝末叶，在“心学”兴起、情理相抗的万历中期，《牡丹亭》如一轮朝阳，喷薄而出，华光四射，它不仅将剧作者汤显祖推上了传奇巨擘的宝座，而且将戏曲创作带入了又一个黄金时代，并将其推向了顶峰。

一时间，好评如潮：

明·张岱《琅嬛文集·答袁籜庵》：“汤海若……作《还魂》，灵奇高妙，已到极处。”

明·吕天成《曲品》：“《还魂》，杜丽娘事，甚奇。而著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，惊心动魄。且巧妙叠出，无境不新，真堪千古矣。”

明·袁中郎评《玉茗堂传奇》：“《还魂》，笔无不展之峰，文无不酣之兴。”

清·李渔《闲情偶寄·词曲部》：“汤若士《还魂》一剧，世以配飨元人，宜也。”

随之而掀起的“《牡丹亭》热”可谓盛况空前。剧作家们倾慕其创作方法的高妙，群起模仿，沈璟《坠钗记》、范文若《梦花酣》、吴炳《画中人》、王元寿《异梦记》、龙燮《江花梦》、张坚《梦中缘》等等，无一不有《牡丹亭》的痕迹，甚至出现了“活剥汤义仍，生吞《牡丹亭》”① 的现象。直至清代的名剧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，还可以见到《牡丹亭》的影响。

深闺弱女，共鸣于其“至情”的思想追求，纷纷引以为知己。娄江女子俞二娘批注《牡丹亭》，“惋愤而终”。杭州女伶商小玲演唱《寻梦》，“随声倚地”而亡。内江女子“读《还魂》而悦之”，求配不遂竟投江自杀。扬州金凤钿读《牡丹亭》而“成癖”，死后则以《牡丹亭》殉葬。更有冯小青、叶小鸾、黄淑素、吴吴山三妇等为之题诗、作评，展现了《牡丹亭》在女性眼中的独特魅力。另有许多与《牡丹亭》有关的曲艺、小

① 明·冯梦龙《墨憨斋新定洒雪堂传奇》第三折眉批，《古本戏曲丛刊二集》影印本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55。

调、诗词、骰谱、酒令、图画乃至游戏、建筑、传说出现，足可见《牡丹亭》的影响已经遍及了社会生活的很多角落。

“填词之设，专为登场”，《牡丹亭》的演出应说是这股热潮中的重头戏。据清·石韫玉《吟香堂牡丹亭曲谱·序》载：“汤临川作《牡丹亭》传奇，名擅一时，当其脱稿时，翌日而歌儿持板，又翌日而旗亭已树赤帜矣。”其登场之及时，可以想见。对此，汤显祖本人也很重视，并亲自观看和指导。据明·邹迪光《临川汤先生传》载：“《还魂》诸剧，每谱一曲，令小史当歌而自为之和，声振寥廓。”汤显祖自己也作诗记录：“玉茗堂开春翠屏，新词传唱《牡丹亭》，伤心拍遍无人会，自掐檀痕教小伶。”①另《滕王阁看王有信演〈牡丹亭〉二首》、《伤歌者》、《听于采唱牡丹亭》等诗作都留下了相关信息。

许多戏班竞相搬演《牡丹亭》，如邹迪光家班演《牡丹亭》能“见神情，想丰度”，“洗去格套，羌亦不俗”②，并盛情邀请汤显祖前去观看。吴越石家班演《牡丹亭》能“另翻一局于缥缈之余，以凄怆于声调之外，一字不遗，无微不极”③。潘之恒曾在其家“五观《牡丹亭记》”，极为赞赏。可见演出之频，兴趣之大。钱岱家班的“擅长剧目”有《牡丹亭》，顾威明家班则“有名旦善装杜丽娘”。另王锡爵家班、吴昌时家班、王永宁家班等，都经常上演《牡丹亭》。其中太仓王锡爵家乐据说是以昆山腔首演《牡丹亭》者；而钱岱家伶“戏不能全本”，“每人不过只能记中之二、三出”④，留下了《牡丹亭》折子戏演出的较早记录。

演出的风行带来艺术上的精益求精，明清以来，以《牡丹亭》擅场的演员代不乏人。如明末吴越石家班之江孺、昌孺，能恰当地表演出“杜之情痴而幻，柳之情痴而荡”⑤，为明代戏曲表演艺术评论家潘之恒所赞赏。明末串客赵必大扮演杜丽娘，“生者可死，死者可生”⑥。清代乾、嘉间著名昆曲演员金德辉演《牡丹亭》，为“南部绝调”，尤其演《寻梦》，“如

---

① 明·汤显祖《七夕醉答君东》，《汤显祖全集》，第 791 页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9。

② 徐扶明，《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》，第 140－141 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③ 汪效倚辑注《潘之恒曲话》，第 72 页，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8。

④ 明·据梧子《笔梦》，《虞阳说苑甲编》，初园丁氏精校铅印本，1917。

⑤ 汪效倚辑注《潘之恒曲话》，第 73 页，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8。

⑥ 徐扶明，《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》，第 145 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春蚕欲死”①，“冷淡处别饶一种哀艳”，被称为“金派唱口”，风行一时。清乾隆末毛二官，“声音本小，面色微黄”，扮《离魂》中杜丽娘，“不假雕饰，自合度也”，竟使扮春香的演员“一望而却步者数次”②。清同、光之际陆小芬，“歌《牡丹亭》诸曲入妙”，有“清词不负《牡丹亭》”之誉③。其他长于《牡丹亭》而见于记载的演员，各有精到处，不胜枚举，仅小游仙客《菊部群英》一书所载清代同、光间擅长《牡丹亭》的名伶就达27位之多。

这期间，文人雅士宴集少不了观剧佐酒，其间又少不了《牡丹亭》，因而诗文笔记中也留下了诸多演出记载，如“牡丹亭曲谱当筵，风雨烟波句欲仙”④；“春暖花楼酒未醒，新腔闻演牡丹亭”⑤ 等。又明代刘同升《同年宴集演〈牡丹亭〉有序》、清代张埙《林屋词·还魂记院本》、清·梁清标《冬夜观伎演牡丹亭》等，兹不赘述。

《牡丹亭》的场上之盛还可从宫廷的演出记录窥见一斑，据王芷章《清代伶官传》记载，自道光二年（1822）至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八十年中，清宫演剧一直有着《牡丹亭》的身影。其中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和光绪十年（1884）竟分别搬演了六次之多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康熙以后，折子戏盛行，牡丹亭的演出形式也随之改变，以折子戏为主，宫廷、民间莫不如此。宫廷演出仍据王芷章《清代伶官传》统计，经常上演的有《学堂》、《劝农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仆侦》、《吊打》、《圆驾》共十出之多，其中八折还藏有曲本⑥。民间的折子戏演出，据明清以来的戏曲选本统计，则除以上十出外另有《训女》、《堆花》、《写真》、《离魂》、《魂游》、《前媾》、《后媾》、《回生》、《婚走》、《急难》，共计二十出之多。搬演折数之富，在同期舞台上，是少有比拟的。

即便是戏曲渐衰的现当代，《牡丹亭》的搬演仍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：

---

① 清·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九，济南：山东友谊出版社，2001。

② 徐扶明，《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》，第156页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
③ 清·萝摩庵老人《怀芳记》，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正编，第591页，北京：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8。

④ 清·王藻《鹦脰湖庄诗集》卷五《观剧四首》之一

⑤ 清·程瑞枋《槐江诗钞·都门元夕踏灯词》

⑥ 据王芷章《北平图书馆藏清升平署曲目》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仙霓社演出的《牡丹亭》折子戏有《学堂》、《惊梦》、《花判》等十一出之多。

1960年，梅兰芳主演的《游园惊梦》摄成电影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江苏省昆剧院张继青主演的《牡丹亭》摄成电影。

20世纪90年代，上海昆剧团张洵澎、蔡正仁主演的《牡丹亭》摄成电视连续剧。

1999年，上海昆剧团分上、中、下三本上演的新版《牡丹亭》亮相，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。

2004年，白先勇与苏州昆剧团推出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风靡两岸三地，影响远及海外。

昆曲而外，多种花部戏移植了《牡丹亭》剧目，京剧《春香闹学》、《游园惊梦》，川剧《春香闹学》，楚剧《闹黉门》，徽剧《游园惊梦》，另豫剧、秦腔、赣剧、粤剧、苏剧、邕剧、闽剧、山东梆子、祁阳戏、采茶戏等等，都拥有自己的《牡丹亭》或《还魂记》。

可见，搬演的脚步，一直没有停息过。

二、《牡丹亭》改本概况和研究意义

由于深邃的思想意蕴和高度的艺术成就，《牡丹亭》从问世起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，无论场上还是案头，都不愧为杰出的剧作代表。然"常文鲜无瑕摘"，"良工必有不巧"，无可否认，《牡丹亭》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，从而招致了一些批评，留下了一些遗憾。如：

王骥德《曲律》："《还魂》妙处种种，奇丽动人，然无奈腐木败草，时时缠绕笔端。"

又："《还魂》'二梦'，如新出小旦，妖冶风流，令人魂销肠断；第

未免有误字错步。”

曾廷枚《西江诗话》：“临川‘四梦’，掩抑金元，而《牡丹》为最；然非知音，未易度也。”

王季烈《螾庐曲谈》：“玉茗‘四梦’，其文藻为有明传奇之冠，而失宫犯调，不一而足。宾白漏脱，排场尤欠斟酌。”

臧懋循《玉茗堂传奇引》：“临川汤义仍《牡丹亭》四记，论者曰：‘此案头之书，非筵上之曲’。”

于是，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，《牡丹亭》自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）问世后不久，就遭到了改窜。现将改本情况分类汇列如下（略以时间为序）：

第一类：以全本形式流传者

1. 明·沈璟改本。题《同梦记》，佚，《南词新谱》存残曲两支。

2. 明·臧懋循改本。题《还魂记》，存，有明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吴兴臧氏原刻《玉茗堂四种传奇》本。

3. 明·徐肃颖删润本。题《玉茗堂丹青记》，存，有明刻本，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。

4. 明·冯梦龙改本。题《墨憨斋重定三会亲风流梦》，存，有明崇祯间墨憨斋刊本。

5. 明·硕园改本。题《还魂记》，存，有明崇祯间汲古阁原刻《六十种曲》本。

6. 清·陈轼《续牡丹亭》。存，有清三槐堂刻本，藏南京图书馆古籍部。

7. 清·王墅《后牡丹亭》。佚，清·姚燮《今乐考证》著录。

8. 清·冰丝馆本《玉茗堂还魂记》。存，清乾隆五十年冰丝馆刻本，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。

另有单折改编本：清·王鑨《拟牡丹亭·寻梦》。存，有清顺治十年自刻《红药坛》本，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。

第二类：以曲谱形式流传者

一、格律谱

1.《南词新谱》：录汤海若《牡丹亭》七曲，沈璟《同梦记》二曲，臧晋叔改本《还魂》一曲，冯梦龙《风流梦》一曲。

2.《寒山曲谱》：录汤显祖《牡丹亭》一曲。

3.《新订十二律昆腔谱》：录汤显祖《还魂》二曲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4.《新订十二律京腔谱》：录汤显祖《还魂》二曲。

5.《格正还魂记词调》：共录《牡丹亭》五十五出。

6.《南词定律》：录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六十七曲，沈改本一曲，臧改本一曲，冯梦龙改本二曲。

7.《南北词简谱》：录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十三曲，沈改本一曲，臧改本一曲，冯改本一曲。

二、清宫谱

1.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》：录汤显祖《牡丹亭》七十五曲，冯梦龙《风流梦》一曲，台本《堆花》一曲。

2.《吟香堂牡丹亭曲谱》：共录《牡丹亭》五十四出，另附《堆花》、《俗叫画》。

3.《纳书楹牡丹亭全谱》：共录《牡丹亭》五十三出，另附《俗增堆花》、《俗玩真》。

4.《遏云仙馆曲谱》：收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叫画》、《吊打》，共四出。

5.《霓裳新咏谱》（曲文本）①：收《言怀》、《训女》、《学堂》、《劝农》、《肃苑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写真》、《诘病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前媾》、《问路》、《硬拷》，共十五出。

6.《缀玉轩曲谱》：收《言怀》、《劝农》、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写真》、《离魂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幽媾》、《后媾》、《婚走》、《硬拷》、《圆驾》，共十六出。

三、戏宫谱

1.《遏云阁曲谱》：收《学堂》、《劝农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问路》，共九出。

2.《霓裳文艺全谱》：收《劝农》、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圆驾》，共八出。

3.《霓裳新咏谱》（折子戏本）②：收《学堂》、《劝农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离魂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问路》、《圆

---

① 《霓裳新咏谱》，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，抄本，有两种：一种以“出”为单位，只录曲文，残存21册，部分版心题“慕莲录本”；一种以“出”为单位，曲文科白俱全，30册，版心题“慕莲录本”。笔者分别称之为“曲文本”和“折子戏本”，以示区别。

② 《霓裳新咏谱》，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，抄本，有两种：一种以“出”为单位，只录曲文，残存21册，部分版心题“慕莲录本”；一种以“出”为单位，曲文科白俱全，30册，版心题“慕莲录本”。笔者分别称之为“曲文本”和“折子戏本”，以示区别。

驾》，共十一出。

4.《牡丹亭曲谱》：收《学堂》、《劝农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离魂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道场》、《魂游》、《前媾》、《后媾》、《问路》、《硬拷》、《圆驾》，共十六出。

5.《昆曲大全》：收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，共四出。

6.《集成曲谱》：收《训女》、《学堂》、《劝农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写真》、《离魂》、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魂游》、《前媾》、《后媾》、《回生》、《婚走》、《问路》、《急难》、《硬拷》、《圆驾》，共二十出。

7.《梦园曲谱》：收《春香闹学》、《游园惊梦》，共二出。

8.《昆曲剧本集锦》[①]：收《劝农》、《游园惊梦》，共二出。

9.《与众曲谱》：收《学堂》、《劝农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花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，共七出。

10.《昆曲集净》：收《冥判》一出。

11.《茗柯轩曲谱》：收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，共二出。

12.《粟庐曲谱》：收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拾画》，共四出。

13.《壬子曲谱》：收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拾画》，共四出。

14.《增订壬子曲谱》：收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拾画》，共五出。

15.《度曲百萃》：收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拾画》，共四出；另收《牡丹亭·学堂》【一江风】等散曲若干。

16.《谷音曲谱》：收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花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、《吊打》，共八出。

17.《粟庐曲谱外编》：收《冥判》、《硬拷》，共二出。

第三类：在各类戏曲选本中以单曲或散出形式流传者

一、曲文选本

1.《珊珊集》：信集收《言怀》，一出。

2.《月露音》：庄集收《硬拷》，骚集收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玩真》、《幽媾》，愤集收《写真》、《闹殇》、《魂游》，共八出。

3.《词林逸响》：月卷收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，共两出。

---

① 北京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1938－1941年编印，首都图书馆装订编目时拟题为《昆曲剧本集锦》。

4.《乐府遏云编》：卷上收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诊祟》、《闹殇》、《冥判》、《闹宴》，共六出。

二、散出选本

1.《万壑清音》：卷之八收《冥判还魂》，一出。

2.《怡春锦》：幽期写照礼集收《惊梦》，名流清剧射集收《寻梦》、《幽会》，共三出。

3.《醉怡情》：卷三收《入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冥判》，共四出。

4.《玄雪谱》：卷二收《自叙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幽欢》、《吊拷》，共五出。

5.《缀白裘》[1]：初编收《冥判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叫画》，四编收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圆驾》，五编收《劝农》，十二编收《离魂》、《问路》、《吊打》，共十二出。

6.《审音鉴古录》：收《劝农》、《学堂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离魂》、《冥判》、《吊打》、《圆驾》，共九出。

7.《乐府新声》：第三册收《牡丹亭》九出。

8.《啸傲烟霞》：收《冥判》，一出。

9.《时剧集锦》：山卷收《学堂》、《冥判》，共二出。

10.《和声鸣盛》：第一册收《寻梦》，共一出。

11.《乐府新声》：卷三收《学堂》、《劝农》、《游园》、《惊梦》、《寻梦》、《离魂》、《拾画》、《吊打》、《圆驾》，共九出。

12.《戏考大全》：第三十三册收《游园惊梦》，第三十五册收《春香闹学》，共二出。

此外，当代舞台上的《牡丹亭》改本也不容忽视。仅建国以来，《牡丹亭》的昆曲改编本就有十五个，地方戏改编本有十六个，另有京昆合演本、舞剧本等，此处不再一一列举。仅就上海昆剧团来说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就排演过七场本、上中下三场三十五出本和五十五出全本《牡丹亭》三种本子。至于各地方剧种的折子戏本、串演本等，则更是五花八门，不一而足。

笔者认为，对《牡丹亭》改本的梳理和探究，具有重要的价值，是《牡丹亭》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，其意义如下：

---

① 清·玩花主人编选、钱德苍续选，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校订重镌本。

首先，有助于深入探索汤显祖原著的思想内蕴和艺术成就。作为明传奇的杰出代表，《牡丹亭》受到的改窜是全方位、多角度的，涉及主题、人物、情节结构、音律、宾白科介、角色行当等诸多方面，有得有失，恰好提供了一面反观原著的镜子，可以对《牡丹亭》及其创作理念、艺术成就做进一步的研究探讨。

其次，为立体地观照中国戏曲发展史提供独特的视角。《牡丹亭》改本从它问世后不久即出现，贯穿了明代万历以来的整个戏曲史，而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，其发展史决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停留于案头，它涵盖了声腔艺术史、表演艺术史、戏曲理论史、思想史，乃至审美文化史等等，这些都在《牡丹亭》改本中印有清晰的脉络。我们正可以从这样一个视角，立体地观照中国戏曲的发展。

第三，可以对当今戏曲舞台上的名著改编提供借鉴和指导。戏曲创作专为登场，一部剧作的成功，取决于观众的欣赏和接受。戏曲作品的生命更大程度上是在舞台延续的，改编，正是中国戏曲重要的创作与流传方式。《牡丹亭》由全本戏改为折子戏，由文学本改为台本，由改词就调到改调就词，无不顺应了受众群体审美趣味和现实条件的变化，在戏曲作品的改编搬演史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。在审美观念多元化、娱乐方式多样化的今天，怎样才能抓住观众的心理，更好地呈现名著的精髓，体现戏曲自身的魅力，《牡丹亭》改本或可提供一定的借鉴。

三、学术视野中的《牡丹亭》改本

正如《牡丹亭》刚一脱稿就引起轰动那样，接踵而至的改本也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第一个对此发表意见的恰恰是汤显祖本人。他在《答凌初成》中说：“不佞《牡丹亭记》，大受吕玉绳改窜，云便吴歌。不佞哑然笑曰：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，割蕉加梅。冬则冬矣，然非王摩诘冬景也。”在《与宜伶罗章二》中说：“《牡丹亭记》，要依我原本。其吕家改的，切不可从。虽是增减一二字，以便俗唱，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。”他还做《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》一绝云：“醉汉琼筵风味殊，通天铁笛海云孤。纵饶割就时人景，却愧王维旧雪图。”可见汤显祖本人对这个“吕家改的”本子是不满意的。

遗憾的是，人们对《牡丹亭》改本虽然注意得很早，但一直停留在笼统的评论阶段，由明清到近代都是如此。且观点散见于一些曲论杂著或序

跋当中，零零星星，不成片段。如：明朱墨本《牡丹亭》“凡例”和“记序”，《重刻清晖阁批点牡丹亭凡例》、清冰丝馆本《牡丹亭》“著坛原刻凡例”和“跋”、刘世珩《玉茗堂还魂记跋》，及张诗舲《关陇舆中偶忆篇》、凌囉初《谭曲杂札》、王季烈《螾庐曲谈》、吴梅《还魂记跋》等。其总的倾向是否定多于肯定。如：

三妇评本《还魂记》：“吴、臧、沈、冯改本四册，则临川所讥割蕉加梅，冬则冬矣，非王摩诘冬景也。”

明朱墨本《牡丹亭》“凡例”：“臧晋叔先生删削原本，以便登场，未免有截鹤续凫之叹。”

清冰丝馆本《牡丹亭》“著坛原刻凡例”：“或谬为增减，如臧吴兴、郁蓝生二种，皆临川之仇也。”

凌濛初《谭曲杂札》：“一时改手，又未免有斫小巨木，规圆方竹之意，宜乎不足以服其心也。”

吴梅《四梦跋》：“玉茗天才，所以超出寻常传奇家者，即在此处。彼一切删改校律诸子，如臧晋叔、钮少雅辈，殊觉多事矣。”

甚至有人直斥为：“伧父妄涂佳制，最可耻”①。然有的论者犹能在此基础上略分优劣，肯定成绩，难能可贵。如：

三妇本《还魂记·跋》：“当以钮少雅《格正》本为最，而叶怀庭尚称妥善。臧晋叔改本亦远胜硕园。”

吴梅《顾曲麈谈》：“晋叔所改，仅就曲律，于文字上一切不管。……而往往点金成铁者。……然布置排场，分配角色，调匀曲白，则又洵为玉茗之功臣也。”

这种现象在现当代得到了改观，出现了讨论《牡丹亭》改本的单篇论文。讨论古代改本的，如：王一纲先生《汤显祖怎样给杜丽娘以艺术生命——〈惊梦〉、〈寻梦〉的人物塑造，兼及冯梦龙的删改本〈风流梦〉》②，傅雪漪先生《意趣神色——整理牡丹亭浅识，兼谈臧晋叔改本》③，邓瑞琼、吴敢先生《论臧晋叔对〈牡丹亭〉的改编》④、周续赓先

① 清·龚炜《巢林笔谈续编》卷上“讥改佳作”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1。
② 《破与立》，1979 年第 4 期。
③ 《戏剧学习》，1982 年第 2 期。
④ 《黄石师院学报》，1984 年第 1 期。

生《关于汤剧的改编演出及其他》[1]、俞为民先生《评〈牡丹亭〉的明清改本》[2] 等。研究者开始将改本与原本作较细致的比勘和分析，钱南扬先生还首次将改本分成“改词”与“改调”两派。但总的看来，这些研究还只是在点上的为多，有的还带有附带性质。专门讨论当代舞台改本问题的论文则大量涌现，如俞平伯先生《谈弋腔“还魂记”剧本》[3]，王季思先生《从〈牡丹亭〉的改编演出看昆剧的前途》[4]，陆树崙、李平先生《〈牡丹亭〉的改编演出和现实意义》[5]，陈多先生《略谈〈牡丹亭〉改编的“意趣”问题》[6]，夏写时先生《谈〈牡丹亭〉的改编问题》[7]，丁修询先生《还魂梦影写精神——关於昆剧〈还魂记〉整理改编的思考》[8] 等。不难看出，这些评论始终是与新改本的出现相伴随的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毛效同先生《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》[9]，为《还魂记》开辟了“改编·续编”一栏，收集了有关改本的详细资料。同时徐扶明先生《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》[10] 则在汇集改本资料的基础上分别对每一改本作了简要分析和考证。这些资料性的工作，为改本的系统研究提供了基础。

对《牡丹亭》改本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。周育德先生《汤显祖论稿》[11] 设“临川四梦的明清改本”一节，首次全面梳理了“四梦”的改本系统，而尤以《牡丹亭》为重。对每种改本详加探考，指出其优点与不足，并归纳其原因与效果。文章认为：“各家改本都有合理的成分。他们改窜的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，给当时和后来的演出提供了借鉴。因此，不可一概抹杀。”徐扶明先生《汤显祖与牡丹亭》[12] 设“改本概况”一节，详细探讨了改本原因，各改本的具体情况、评价及曲谱曲选中的改本，简明扼要。他认为：“要使《牡丹亭》长期流传于舞台之上，

① 《戏曲研究》，第 24 辑，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87。
② 《文学评论丛刊》，第 30 辑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8。
③ 《北京晚报》，1959 年 6 月 10 日。
④ 《光明日报》，1982 年 6 月 28 日。
⑤ 《上海戏剧》，1982 年第 5 期。
⑥ 《上海戏剧》，1982 年第 5 期。
⑦ 《戏剧艺术》，1983 年第 1 期。
⑧ 《剧影月报》，1988 年第 7 期。
⑨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。
⑩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。
⑪ 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1。
⑫ 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